

# 群众演唱丛刊

(剧本专辑)



河北群众艺术馆编印

1963.12

## 編 者 的 話

《群众演唱丛刊》包括戏剧、曲艺、歌曲等十六个专辑，其中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建国以来，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，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，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。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，主题明确。在編选的时候，我們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，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嶄新面貌，其中有歌頌三面紅旗和歌頌新人新事的；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；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分子破坏活动的；有反对包办婚姻、反映新家庭、新的人与人之間关系的；也有反对封建迷信，显示农村新风气、新面貌的。……总之，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。在編选过程中，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，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，群众喜聞乐見的。

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，普遍的唱起新歌，說起新书，演起新戏来，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，它不只是人們玩玩乐乐的問題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領陣地的問題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們共同努力，把这一工作作好。

这部《群众演唱丛刊》，編輯时由于人手少、時間短，缺点一定少不了，請同志們多提些宝貴的意見。

# 目 录



巴 白楊树下..... ( 1 )

巴 銅鑼記..... ( 24 )

巴 王婆罵鷄..... ( 41 )

巴 珍珠墻..... ( 54 )

# 白楊樹下

張 晶

人物：苗大娘 常有才 有才嫂 春 明

这是一条“轆轤把”街。苗、常两家拐角为邻。“四檐青”式的草房，低矮的土墙，秫秸夹成的篱笆。各家屋門口都挂着一串紅辣椒，金色玉米。稍远处，榆槐杂生，其間扯起一排排銀白色的瓜干。更远，龙山蒼翠，起伏連綿，荆河自山谷蜿蜒流出，閃閃发光。这一切不仅显示了魯南农村特有的风光，也表明時間正是深秋。

一排矗立的电杆，自龙山而下，就要伸进村来。

苗家門楣下，挂着写有“光荣人家”的木牌（黃底紅字）。院里，一棵白楊树屹然挺立，虽是黃叶时节，却更显得蒼劲。

苗大娘面樹佇立，昂头望定那笔挺的树干；有才嫂在自家院里扯起的鉄絲上晒瓜干。

有才嫂：大娘，你看电綫杆跟长腿的一样，快进村来了。

苗大娘：水泵也运来了，地里的机井就要搭架了。

有才嫂：听说国庆节咱們村就能亮起来。我真想坐到电灯底下做針綫活，尝尝是个什么滋味儿。

苗大娘：看看比你坐花轿时怎么样！

〔她們都笑了。〕

有才嫂：你老人家准又是坐到电灯底下学念书了。

苗大娘：那說不准，还許滿坡、滿峪的跑呢。

有才嫂：干么呀？

苗大娘：事多了，看看电綫、水渠、机井、庄稼。

有才嫂：享几天清福吧，該享了。

苗大娘：光咱享，不給子孙后代留着点呀？

（笑）

有才嫂：你那有…（不應該說，頓住。）

苗大娘：我沒儿孙，对吧？你有呀，他也有，天下的孩子都是咱們的后代，不少吧？

有才嫂：你老人家想的可真多。“电气化”可真是叫咱一步登天了。

苗大娘：“电气化”是党給咱的上天梯。那还得咱一蹬蹬地上，也还得淌一身汗。

有才嫂：唔。大娘，你真的把这棵树卖给队里当电杆了嗎？

苗大娘：嗯。不是卖！

有才嫂：这不是成树兄弟栽的嗎？人不在了，有棵树留着在你眼前……

苗大娘：要是树儿还在，他也会叫我这么办的呀。

〔常有才匆匆地走来，似乎觉得有人跟着，不时回顾，其实并没有，这才站住，由衣袋里掏出錢卷，数了数，喜得手发抖，一张五元人民币順手落下。〕

常有才：（急忙拾起）怎么，到了手的鳥还能飞蜚！

有才嫂：（迎上来）領来錢了？

常有才：看，嶄新的票子，呱呱响，削萝卜吃都行。

有才嫂：領了多少？

常有才：四十——二块，不，四十七块，不，不…

有才嫂：干么，这还能要价还价？

常有才：（詭秘地向她耳語一陣，特別抽出一张“五元币”

一亮。)嘿，瞎子絆倒，拾个元宝，我說怎么大清早眼皮一个劲地跳——左眼跳財；右眼跳挨（打）。

有才嫂：拾的？这怎么能行？人家知道……苗大娘……

常有才：苗大娘，今天队里发錢？你怎么还不領去？

苗大娘：干么都挤到一块凑熱鬧，讓他們先領，我沒事，早会晚会没什么。（进屋去）

常有才：是啊，先領一会也生不出利来。——誰知道？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。

有才嫂：牆打万丈也透风。

常有才：真知道了，也不是我的錯，是他点錢，夹了双頁，怨他春明的眼瞎。

有才嫂：他眼瞎，你的嘴死？良心！

常有才：我张嘴誰給我錢？良心，誰都說良心，我就沒見誰扔錢，这回正好补补賠的那个**大窟窿**。真倒霉，一上集貨就叫人查去……。这五块錢外財，等明儿給你买块香胰子……

有才嫂：錢不干淨，抹到脸上也脏也臭。

常有才：（繼續打如意算盘。）再买双袜子……

有才嫂：別传了我的脚长疮。

常有才：不知好歹，我不怕烧肚子。弄半斤“白干”，只要是錢，买肉肉香，装酒酒甜。

有才嫂：那反正不能叫你吃喝这么舒坦。

常有才：干么？你还告我去？算了吧，我也知道，你也不是給錢有仇，我吸烟用根洋火你都唧唧，叫我上鍋底引。

有才嫂：我疼錢，那是力气汗換的。

常有才：当初我开小酒鋪那时候你怎么不說这个話？

有才嫂：那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公社来。

常有才：擱着你那套哄孩子去吧。

有才嫂：好，你……

〔春明来了，他拿着一卷紙，嘴里还在念叨，时而庄重、严肃，时而激昂、慷慨，就象他在讀初中时朗誦語文那样。〕

常有才：（以为是拿着帳本来查了，一惊。）啊會計，（故作談諧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滕县沙河公社常庄生产队會計，常春明同志，你来了，找我？

春明：吓我一跳。我找你干么？我又不学跑买卖。（徑向苗家院去。）苗大娘！

常有才：新上套的驢駒子見誰都想咬一口。

有才嫂：你干么一說話就帶着一嘴血呢！

苗大娘：（走出来）春明，你喊我？

春明：大娘，我把您的錢送来了，給您，数数吧。

苗大娘：（接在手里）你送来，还用我数。

春明：大娘，我十分感謝您对我的信任！

苗大娘：这孩子，別弄这个嘻哈样儿。春明，你才接事不长，管帳管錢，是个細事儿，你可要仔細，人多手杂，万一有个一差二錯，可就不好交待了。

春明：是的，大娘。大家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公社社員，就是有錯，在大家身上，成不了問題。

苗大娘：那可不行。有些人当社員还不够格呢，种过三十亩地的就跟种过三亩地的不一样。

春明：是的，大娘，我今后注意就是。毛主席說过，严重的問題是教育农民。

苗大娘：学毛主席的文章不能光背书本本呀！

春明：理論联系实际。是的，大娘，今年秋，是苗成树同

志牺牲的十五周年，为了纪念他，我写了一首诗。

常有才：呵，又造钱啦！

春 明：你就知道钱，我是在作诗。

常有才：是呀，作诗投稿。上回你登了报，不是给票子吗？

苗大娘：春明可不为这，上回报社寄的钱，春明拿它交给牲口院买了马蹄表了。

春 明：钱是老大，你是老二。

常有才：谢兄弟的夸奖，可惜我还没有和它八拜结交呢，惭愧！

春 明：大娘，这诗我念给老支书听了，他说叫您老人家听听。大娘，我本来不愿搅闹您，不过，这是写您的儿子呀。

苗大娘：平常嘻嘻哈哈，干么绷着脸儿说话？你呀，人小鬼大，故事眼儿比蜂巢还多。

常有才：记性倒不错，那时你还在怀里抱着哪。

春 明：怎么不记着呢？忘记过去的人就没有将来！

苗大娘：那些豺狼也没忘，他们身上有伤疤！

春 明：大娘，您听：（朗诵）

血泪，把荆河填满，

烽火，烧遍了鲁南。

是一个河水无光的深夜，

母亲把儿子送过河岸，

“去吧，树儿，去吧，去吧！”

你爹打日本没有回来，

你去接着他的枪，干！

打死那蒋家狼别来见我，

更不要挂念。”

母亲給他扎紧鞋带儿，  
他走了，脚步声渐远，渐远……

（停顿）

苗大娘：（眼前展开一幅送子图。）那时候，娘送儿，媳妇送男人，一齐投八路，多极了。还有老支书……

春明：大娘，老支书說不要說他了。（朗诵）

老虎张着血口来了，  
豺狼瞪着綠眼来了，  
“遭殃軍”大喊“重点进攻”。

象蝗虫把村庄塞滿。

机枪架在四周，  
“万人坑”挖在身边。

“說！八路在哪里？”

沒有回答，有的是一双双閃着火花的眼！

“你說”，“你說”，“你——說”！

“不知道！”

苗大娘：（恍若置身当年情境。昂然而出。）不知道！

春明：“不知道！”

孩子、老人、青年，一个个被推下坑沿。

屠刀在脖子上晃动閃光，

还是“不知道”，回答永远不改变！

疯狗挨了无数扁担，

下令“填土，”“拿斃！”

苗大娘：（輕蔑地）有那么多坑，他能埋得了嗎！

春明：大娘，我叔也是坑里的一个呀。他說——（朗诵）

猛然間劈雷一声喊，

苗成树，分开人群向前站；

“放——下！有种的跟我来，  
我知道，知道八路在那山。”

敌人呆了，手忙脚乱，  
群众呆了，一张张探詢、期待的脸。

只有母亲心里明白，  
象望着儿子下地去干活，

心呀，也在滚翻。

人們爬上坑沿，心却被带走了，  
苗成树引着豺狼上了龙山。

不錯，那里有八路，

也有打狼的神枪、弓箭；

早已預备下欢迎的筵席：

地雷、子弹。

所有的岩石树木一齐化成大火，  
敌人象蚂蚁在烧紅的鏊子上烙干。

我們的英雄，苗成树，再沒回来，  
他化作一棵青松矗立山巔！

那就是魯南人的骨气和驕傲，

敌人看見，魂飞胆寒！

母亲知道了，擦干眼泪，

推开家門，奔上龙山！

苗大娘：这棵树就是你成树哥小时栽的。王瘸子見了呲牙，  
說：“穷小子也想得这么长远！”順手拔掉，扔了。你  
成树哥一拦，挨了一“文明棍”。他憋着这口气，又拾  
来栽上……

春 明：現在这么高了，大了，成材了！

苗大娘：要是王瘸子还活着，也叫他看看，到底誰长远，穷

小子还要共产主义呢！

有才嫂：大娘，依我說，还是别动这棵树，电杆再困难，哪里就差这一棵呢。

常有才：有棵树，也省得你孤孤单单来。

苗大娘：不对。一条路上的人，成千上万，前后左右都是同志，同志！这比什么都亲乎。

〔静场稍顷。〕

春明：大娘，回头向您請教，我得赶快去結帳呢！（下）

常有才：結帳？（摸一摸衣袋。旁白）一結結出个苦瓜来！

苗大娘：有才，你領了多少錢？

常有才：不用問，都比我的多。人家一領就是成百的……

苗大娘：人家也不是絆倒拾来的。要是眼热，就好好干活吧。別再三心二意，东奔西跑了。

常有才：什么抓搔的錢多，我就指望什么。

苗大娘：人不能只为抓錢才活着。

常有才：那你为什么？

苗大娘：为社会主义，为共产主义！

常有才：噢——共产主义，我听說了。人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大碗的酒紧喝，大口的肉紧吃，大把的錢紧花……

苗大娘：这是胡想乱說，共产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！你……

常有才：咳，不說了，錢到手，飯来口。人逢欢乐有一酒，兴酒；人有煩惱也一酒，悶酒。我今天，喳喳喳……（对其妻）去，給我切点菜！（唱起“山东梆子”腔。）

“好汉不当看家狗，吃肉还走张家口……（走去）

苗大娘：（得喊住他，再啦几句）有才！……这个有才呀……

有才嫂：（走过来）大娘，給我个簸箕用用，收瓜干，趁当晌。

苗大娘：……噢。你拿去吧，在屋門口。

有才嫂：弄两个錢就知道灌迷魂湯，連个簸箕也不买，这象过日子的来头？

苗大娘：趁發錢买个吧。

有才嫂：錢到他的手給蛇入窟的样。咳，女人家……

苗大娘：女人比誰低一头？你劳动多，你才配花錢，买个簸箕是正用，过日子要打算。

有才嫂：（低声地）这不，我口拈肚挪地偷偷攢了五塊錢。

大娘，你攤了多少？

苗大娘：（这才想起）春明这孩子，慌得連个数也沒說。（取开，一数，頗覺意外）这回發几成？

有才嫂：他爹說，是，百分之三十……

苗大娘：噢。你家領了多少？

有才嫂：大娘（矛盾，不安）大娘，你別問我。他爹，領的……

常有才：（正不放心地窺听，至此走出。）你又扯什么舌头，借个簸箕也要半天！

苗大娘：有才，你这回領了多少錢？

常有才：干么？你問这个……

苗大娘：买个簸箕吧，不是我怕借。庄戶人家誰家沒有个簸箕。別再胡吃乱喝的啦！

常有才：大娘对，买，买。

有才嫂：嘴里一百个“买”，見了迷魂湯就沒有簸箕了。

苗大娘：有才这么大汉子，說話还能放空炮。領了多少？

常有才：（疑心）干么，你老問这个？

苗大娘：我自有用处。

常有才：（旁白）喲，她自有用处。（頓）領了四十二塊。

苗大娘：噢……可不錯了！

常有才：（吓了一跳）沒錯。

苗大娘：怎么会沒錯呢？

常有才：怎么会有錯呢，一个不多。

常大娘：多，

苗有才：（更加吃惊）多？……（狠狠瞪了媳妇一眼。）

苗大娘：我心里有数。

常有才：（旁白）喲，她心里有数。（怒視其妻）好——大娘，你可別听这个女人的話，她的嘴是順风歪。

有才嫂：嘴歪也比心歪强。

常有才：你还敢硬嘴鋼刀，咱晚上算帳！

苗大娘：有才，这是干什么呢，为我問了一句話，你們俩吵起来。

有才嫂：拿着鍋灰当粉擦。

常有才：（定定心。旁白）她問我，那她不知道。我說的沒錯。莫非？……大娘，你的錯了？

苗大娘：（他的言行，引起疑心，問他）那你的不錯？

常有才：我？我不錯。

苗大娘：不少？

常有才：不少！不少。

苗大娘：不多？

常有才：啊，不多。不少也不多，沒錯。

苗大娘：沒錯就好。

常有才：噢，好，好……（虛惊一場，赶快躲开。）你少在  
后背叨罵我，听見沒有？

有才嫂：好鞋不踩臭屎。

常有才：这会讓你嘴硬，等会叫你知道我的皮捶硬。（欲走）

有才嫂：大娘，你看他……

常有才：大娘，你刚才一番好心我領情。不过，你年紀老了，少操心吧，我家的事你老人家少管，她是我的媳妇，有我呢。

苗大娘：可她还是社員。我操心多少，你也別管。

有才嫂：我是社員，誰的理正我听誰的。

常有才：行，好。等会我叫你知道听誰的。（走去）

有才嫂：你还敢打人，你！

苗大娘：別怕他。

有才嫂：我不怕，这种人，到老切不了一碟子……

苗大娘：不……咳，咱們是邻居，我連个邻居也沒拉扯起来，見了有才，我心里就难受……

有才嫂：大娘，为他，你操了多少心……

苗大娘：不光我，一个队都为他操心。

有才嫂：（沉默片刻）大娘，你剛才說錢多……

苗大娘：我心里有数呀，工分比你家少，怎么錢比你家多呢？

有才嫂：这，你是說你的錢多了？

苗大娘：可不多了，这回发百分之三十，我一合計，不对呀。

有才嫂：那，許是上級照顧你……

苗大娘：干么照顾，我又不是沒手沒脚。

有才嫂：那，那……

苗大娘：春明这孩子送来也不說說。剛丟下书本，画錯了碼子，拨乱了算珠，点差了票子，也是有的。我这就得去找他，看他急成个什么样子吧。（欲走）

有才嫂：（深受感动）大娘，你老人家……

苗大娘：（又想起一件事）你先別說，有才那嘴又快，吵嚷出去，春明年輕，剛接事當會計，他臉上怕頂不住。（走下）

有才嫂：你放心吧，俺倆沒這樣的呱啦。（敬佩地望她走遠。）

人呀，有的比龍山還高還重；有的比荆河還彎彎曲曲……

常有才：（略有醉意地走出）你過來。

有才嫂：干么？你沒腿？

常有才：你給她說啦？

有才嫂：（故作不懂）說什麼？

常有才：我。……

有才嫂：你是個人。

常有才：我不是人還——是豬？我是說那錢……

有才嫂：我說都嫌污了我的牙。

常有才：那她知道多……

有才嫂：那多是（頓），是你自己說的。

常有才：我——是個傻瓜？我又沒——喝醉。

有才嫂：你頭上貼着帖。

常有才：（醉意矇朧地摸一下額頭。）沒——有。那是——誰說的？哎喲，我剛才是哪個眼成跳來？左眼？右眼？

有才嫂：要是你自己能說出來，我心里還好受點哪！

常有才：傻瓜，沾了唇的酒，就不能再——倒進酒瓶去。

春明：（匆忙地上）有才哥！

常有才：啊！

春明：你剛才領的錢有錯吧？

常有才：（暗吃一驚）沒——錯。

春明：不多？

常有才：不多。

春 明：真不多？真不多？

常有才：（禁不住再問，醉意更浓）你的錢——多？那咱兄弟倆再弄——半斤“白干”……

春 明：干么，你喝醉啦？

常有才：什么，你說我——有罪？我犯什么——法啦？

有才嫂：春明兄弟，別理他。

春 明：咳，一結帳，錢少了！

有才嫂：少了多少？

常有才：（急忙插进嘴来）好你小春明，吃烘柿单拣——軟的捏，凭空說我——“換”（犯）罪，好呀，（唱起“山东梆子”腔）

“恼一恼我調来兵和‘象’（将），

斗一斗你这小儿狂……”

春 明：不多就不多，你怎么罵人哪！

有才嫂：灌了点迷魂湯，不知自己姓久了，兄弟，你別生气。

春 明：真醉了？

有才嫂：他喝点酒，有心事……

常有才：放——屁！再来半斤也——不醉。春明兄弟，年輕有为，当會計，呱呱的。就是缺少个——老婆，人沒老婆心不稳哪。你娶个“哇”（花）——老婆吧？就得用本事引那样年輕的姑娘上——鉤。我敢說，天下的女人，就是先从眼上被男人鉤——住的，你的眼要活，要有鉤——子；来，我看看你的眼……嘿嘿嘻嘻……要不，我——給你介——“小”（紹）一个。想——当年，我在車路口开——小酒鋪的时候——哈哈……

春 明：你，你怎么又侮辱人哪，你！

有才嫂：迷住魂了，不知道自己几个錢一斤了！

常有才：知——道……

有才嫂：死床上去吧。（推他走进院去。）

常有才：誰醉啦，再——来半斤，不喝是“腰”（聾）种！  
……（进院去）

苗大娘：（上）春明，你在这儿，我正找你，那錢……

春 明：大娘，錢……

苗大娘：我的，錯了吧？

春 明：哎呀，我的大娘，莫非在你这里？

苗大娘：看你，嗯……

春 明：好极了，我正着急地找哪！

苗大娘：春明，不論錯多錯少，影响都一样，往后記住，管錢  
管帳可得要穩住心。仔細，仔細，仔細！

春 明：发錢那陣，人多，又唱又鬧，特別是有才哥嚷得更  
兇，不知怎么的……

苗大娘：（严肃地）出了事，先別怨人家，先怨怨自己好。

春 明：（慚愧）大娘，……都怨我……

有才嫂：春明兄弟，別伤心……

苗大娘：伤伤心吧。伤一回心記得就更清楚了。給你，看多  
多少？

春 明：我錯五块……

苗大娘：五块？

有才嫂：（同时）五块！

春 明：五块。（数錢）大娘，要是別人……

苗大娘：快数吧。你不是說么，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公社社  
員。（輕輕地笑了。）

春 明：（数錢查帳）不对！